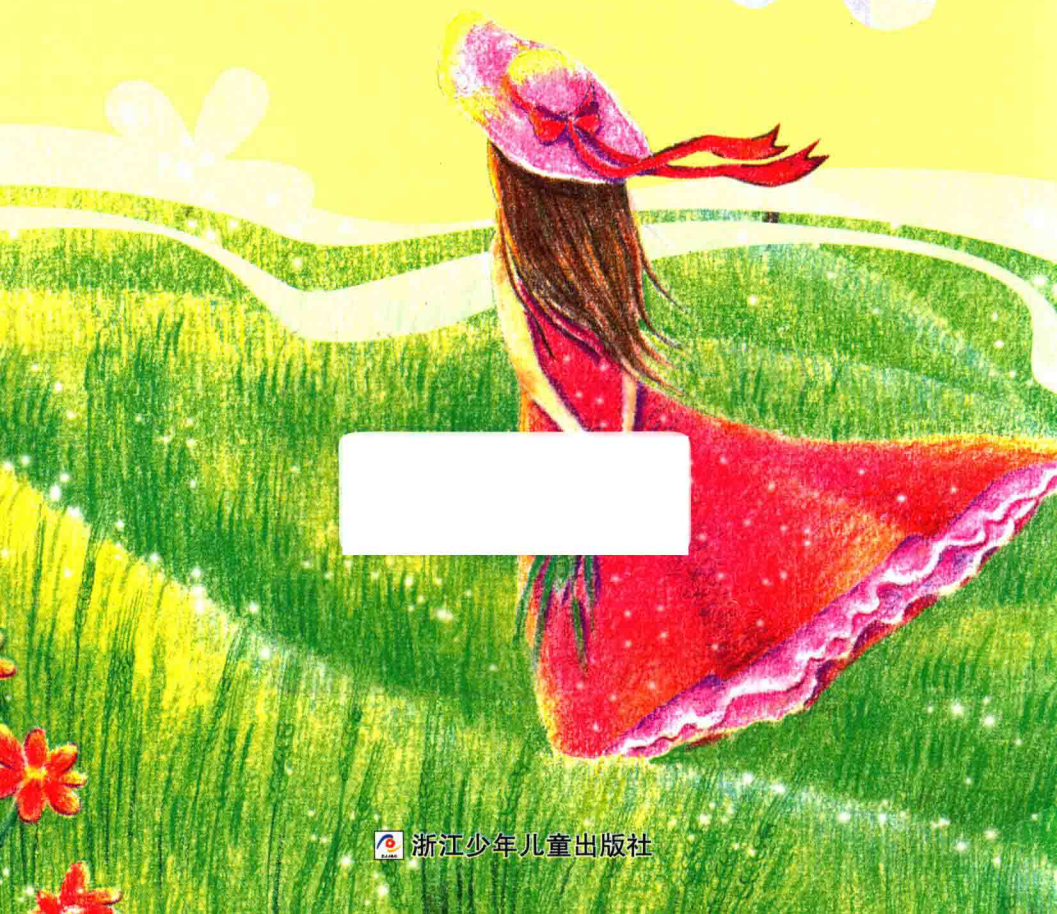


安武林散文精品系列

WUYUE DE MAITIAN

五月的麦田

安武林 著



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安武林散文精品系列

WUYUE DE MAITIAN

五月的麦田。

安武林 著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月的麦田/安武林著. —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7

(安武林散文精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42-8731-2

I. ①五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10914 号

责任编辑 金晓光 陈小霞

美术编辑 赵琳

内文插图 小石头

封面绘图 卡森插画工作室

装帧设计 鄂姿羽

责任校对 苏足其

责任印制 阙云

安武林散文精品系列

五月的麦田

安武林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)

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300 1/32 印张 5.375 字数 94000 印数 1—8120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8731-2 定价: 15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购买书店联系调换。)



■ 高空见武林(代序)

高洪波

2014年11月11日的“光棍节”，我正在广东中山出席一个文学活动，收到安武林发来的一条短信：“高老师，我在浙少要出四本散文书，非常想请您给写个序。不知高老师能否答应？千把字。”

肯定答应。武林的事一般不能推托，否则他会“记仇”，不知在什么地方发酵成一篇报复性的散文。与武林共同居住在北京好多年了，见面机会却不多，平时各忙各的，主要是京都米贵，居大不易，武林正处在生存发展的中年，比我更忙了几分。

可虽然见面不多，武林的文章却常读到，他在网上有自己的博客，纵论文坛，细说往事，或淘书于地摊，或评书于大报。武林极敏捷与勤奋，他是个躲不开的人。

说着说着又碰上了。11月12日一大早我乘南航飞机从广州返京，入座时乘务员递上一沓新出的报纸，其中有一份极少见到的《信息时报》，信手翻阅，在其中“评弹”一版上赫

然读到《在聂鑫森家里吃茶》，署名正是安武林。

鑫森兄是湖南名家，我的学兄，武林称他是“湖南株洲的一张文化名片”，信然。

株洲我没走访过，鑫森兄虽然常联系，也只是一些例行会议见面而已，借武林的笔，我参观了他的书房，浏览了他的客厅，品味了他的收藏，欣赏了他的扇面，还共同回忆了北大往事。当武林问鑫森兄道：“作协副主席高洪波总爱说曹文轩是他老师，你和高洪波副主席也是一个班的同学吗？”鑫森说：“是的。”这时武林总结一句精彩的话：“世界是很小的，走来走去总会碰在一起。”

读到这里，我也被感动了，于是我收藏起这张《信息时报》，也收藏起万米高空邂逅武林的奇特感觉。

武林正是这样一个人：热情、有趣、大大咧咧却又粗中有细，他有极细腻、细致、细密的内心世界，这个世界借助他后天的勤奋与多思，显示出卓异的光芒。不久前山西的希望出版社出版了安武林三本书，即《这些人》《这些事》《这些书》，三本书中收录了武林的人际交往、书香世界和文坛（主要是儿童文学界）轶闻。武林用自己灵动多姿的笔触，画出了众生相，从老前辈任溶溶、金波、孙幼军，到兄长辈张之路、曹文轩、秦文君，直至同辈的孙卫卫、伍美珍、陈彦珍等几十个人物，可谓涉笔成趣，栩栩如生，让人有读古人《世说新语》的韵味，我非常喜欢。



武林和我一样，属于儿童文学界的杂家，但我坚定地认为武林是个诗人，有童心、有激情、有大爱的一个儿童文学作家。他在挥洒才情与文字时有自己命定的艺术理想，把自己的艺术目标设定得很高，由于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中双向游走，武林在理性与感性的二维空间游刃有余，不断写出有体温、有筋骨、有韵味的文字。

散文是武林继诗歌、评论之外的又一块园地，希望武林精心耕耘，更盼望武林涉笔成趣、妙笔生花，写出《在聂鑫森家里吃茶》这样的好文章，让我在万米高空拍案叫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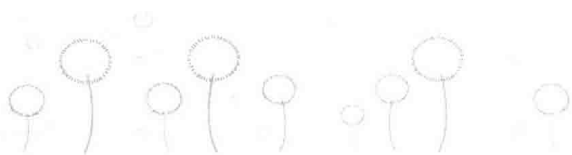
善于制造惊喜的武林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！

2014年11月26日



第一辑 五月的麦田

- 故乡的芦苇 /003
河边青青草 /007
枣影婆娑 /011
冬夜听雪 /017
雪落无声 /021
五月的麦田 /025
山上有座庙 /030
樱花和杏花 /034
榆树小吟 /037
剪水仙 /043
雪是什么时候来的 /046



第二辑 爷爷的手杖

- 黑豆里的母亲 /051
小弟是一块糖 /055
父 亲 /061
爷爷的手杖 /065
爷爷的草帽 /068
丑 婆 /072
老 人 /076
伯 父 /079
梦从远方来 /086
小村里的大人物 /088
母亲的故事是一盏灯 /096
两个爷爷 /099

第三辑 黄昏的等待

- 草 人 /109
在路上 /112
理 发 /116
槐花情 /120
黄昏的等待 /123
鞋子的故事 /128
月光如水 /132
门前,那道长长的草木灰 /135
毛圪狸 /142
十二月 /145
童年的菜园子 /151



第一輯

五月的
麦田



■ 故乡的芦苇

故乡的芦苇，在我印象中只有两种色彩，要么是绿得郁郁葱葱，要么是黄得热热烈烈。一年之中，变化仅此二种。若说其中微妙的变化，倒是没有特别留意，只能怪自己粗心和缺乏耐心了。

因为我家在小村的东头居住，所以与小河的距离不是特别远，一溜小跑，几分钟就到。要是把小河分为上游和下游的话，那么以小河桥为界，芦苇都在下游。而这条小河是南北的走向。芦苇是喜欢群居的植物，肩并肩，手拉手，脚钩脚，很是亲密。若是没有火或者刀这样的东西，恐怕很难把它们分开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对芦苇很喜欢，但又充满了敬畏之情。我打猪草的时候，一般只是在芦苇的外面活动，并不敢走进其中。芦苇是生长在沼泽地里的，芦苇丛中的地不仅松软，而且精湿，一踩上去，总是担心双脚陷进去。人对软体生物的惧怕，和这个沼泽地有一比，都是怕有什么未知

的陷阱，人心里不踏实。所以我敬而远之。

故乡的芦苇，都比较纤细，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。家里炕上的苇席，怕是用粗些的芦苇才能做材料。唯一的，就是供盖房子用。用细麻绳子把芦苇扎得密密实实的，放在椽上面，摊开，上面再浇泥，然后把瓦弄上去。家乡的瓦房都是这么盖成的。

我喜欢芦苇绿的时候，一片片，一丛丛，像绿色的火在燃烧。风一吹，那才叫熊熊燃烧呢。这青青葱葱的绿色，给荒芜的故乡增加了不少生命的活力。它是故乡的一道迷人的风景线。虽然故乡也有树、有草，但都不成气候，好像兄弟们在怄气似的，东一棵西一株的。只有道路两旁的树，才有亲密的感觉。芦苇绿的时候，我喜欢探头探脑地向里面张望，似乎里面藏着无数个秘密。那草，娇嫩；那叶子，鲜艳，好像从这一边就能看到那一面。还有些细小的藤蔓植物，轻轻地搭在芦苇的身上，好像怕芦苇生气一样，有着十二万分的小心，而且随时准备逃跑。芦苇丛中，有细细的水流声，而风吹动的沙沙声，是温柔的，也格外好听。我很喜欢一种叫猪耳朵的草，绿得发亮，骄傲地挺着身子，它和田埂上的车前草非常相似，简直就像亲兄弟。据说猪吃了很上膘，但我只有眼巴巴地看着，不敢下去割。

有时候，我会找一根芦苇，用镰刀把它做成芦笛。自己用力地吹呀吹呀，吹出满心的欢喜，吹走满身的孤独和



寂寞，常常自己感动自己。芦苇太锋利了，甚至比镰刀的刀锋还锋利，我做芦笛一不小心，手指头就被拉开一道长长的口子。起初，感觉不到疼的，我赶紧抓一把细碎的沙子抹在伤口上，止血。这是我们小时候止血的一种良方。后来才知道，有两种中草药大蓟和小蓟止血凉血有奇特的功效，而且遍地都是，我会把它的叶子拧碎，挤出汁来涂在流血的伤口上，用手紧紧地摁住。但随之而来的，是钻心般的疼痛。我曾经尝试过走进芦苇丛中去，但我的脚心也被昔日的芦苇碴子扎过，所以，对于美的一切我都有一种畏惧的心理。那生活的经验，似乎都是从这些小事中积累出来的。

美是有杀伤力的。

芦苇丛中，有一种叫作苇喳喳的鸟儿，叫起来很特别。听惯了麻雀和喜鹊的叫声，初听苇鸟的叫声很不习惯。它的声音短促有力，像是用石子儿在水面上打出的水漂一样，更像是这种鸟的嘴里含着什么珠子在滚动一样。夏天芦苇丛里热气腾腾，这种鸟儿差不多就像树上的知了一样讨厌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上体育课的时候，听老师吹哨子，我就能想起芦苇丛中苇鸟的尖叫声。

芦苇黄了的时候，是另外一番景致了。一片片，黄澄澄的，犹如金子一般。在阳光下，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风一吹，哗啦啦地响，那响声，比绿色芦苇的响声要嘹亮多

了。尤其是那柔情万种的芦花，绰约多姿。尤其是芦花飘扬的时候，如雪一样迷人。但我总是躲得远远的，比绿色的时候躲得更远。据村里的老人说，芦花呼吸进肺里，容易流鼻血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这传说犹如童年的禁忌一样让我恪守着和芦花保持距离。尽管后来的“蒹葭苍苍”的诗句差不多能融化了我的时候，我依然不能全心全意地爱它。

故乡的芦苇，比不得荷花淀的芦苇，也比不得曹文轩笔下《草房子》里的芦苇，但它毕竟和故乡有关，和我的童年有关。即便那个时候我认为故乡的芦苇是世界上最美的芦苇、最大的芦苇，我也不会因此而感到羞愧。



■ 河边青青草

一条弯弯的小河，清澈见底。

从村头流过，从村的东头流过。太阳像个顽皮的孩子，每天都要在清浅的小河里浮浮沉沉，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春天，一树一树的翠柳依依。

夏天，一树一树的白杨亭亭。

秋天，白云挂在树梢上，像一棵一棵开花的树。

冬天，薄薄的冰片结在河面上，像晶莹的水晶。

一个孩子，挎着篮子，蹲在地上打猪草。

河边草青青。

宽大叶子的车前草，长着锯齿一样叶片的蒲公英，银白色的丝绒一样的茵陈，开着向日葵一样花朵的旋复花，叶片上布满网格的薄荷草，厚实的木木呆呆的苍耳，开着紫色花朵的紫花地丁……长满了小河的两岸。

潮湿的地气，湿润的水汽，在河边弥漫。

微风中，旋复花微苦的味道，薄荷草清香的味道，各

种花儿的味道，像是裹着团儿的雪球，直往人的鼻孔里钻。打一个喷嚏，肺里面喷出来的全是花的香气。

有一种草，细细的只有茎，没有叶子，灰绿色的，一节一节的交界处，倒是有些银白的像苔藓一样的东西，似乎被涂了什么液体。学名记不得，小时候人们叫它节节草。

节节草像螺帽和螺丝一样，一节一节的，可以拔出来的。

小河的源头，是几个小清泉。在河的两岸，土地松软，走上去，鞋子好像都能陷进去。而用手挖几下，就可以挖出水来。

那个时候，水真多，草真绿，天真蓝。

小河里面，长满了水草，那草嫩得绿得发亮。草叶儿圆圆的，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。

小河的归处，是一个大水库。很奇怪，水流从小到大，河面由窄到宽，河里面的植物也有些变化。

在小石桥的那一边，到处都是绿色的芦苇。芦苇荡里，苇鸟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嘹亮地响着。苇鸟的声音很奇怪，有时候急促，有时候悠扬；有时候清脆，有时候雄浑。

一个孩子，挎着篮子，蹲在地上打猪草。

他疲惫的时候，就靠在一棵柳树上，从篮子里取出一本书，恬静地读着。

他忧伤的时候，就削一支芦笛，用力地吹着。



孤独的群山，一抹青黛，似乎蕴藏着无数秘密。

芦笛欢乐的音符，在辽阔的天空下回荡，像深情的倾诉。

黄昏的时候，他弯腰在每一棵白杨树上寻觅。天快黑了，那些蝉蛹就纷纷爬出来了。它们总是趁着人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完成生命的蜕变过程。最初的时候，它从蝉蛹里爬出来，通体都是绿色的，待不了多久，软乎乎的身子就变得硬朗了。这个时候，它就变成了黑色的，翅膀闪闪发亮，身上像上了一层釉似的光彩照人。

而空荡荡的蝉蜕，就留在树上了。

总有些人喜欢在黄昏的时候，坐在小石桥的石头上。那些人是老人，孩子们是坐不住的。他们一声不响，就坐在那里，像个泥雕。小河里的水流潺潺声，草丛中的蛙鸣，交织在一起。一团一团的萤火虫，像是举办舞会一样飞舞盘旋，忙碌不停。

一个孩子，把石子儿远远地扔进小河里。那响声，给孩子以快乐。

河边青青草，草的上面是高高低低的树，白杨树、翠柳、洋槐树、泡桐树。没有更多的树种，简单而又丰盈。

那个时候，一切都很近，似乎伸手就可以抓下一大块蓝天。

那个时候，一切都很远，淘气的风踩着草、踩着庄稼